

# 一个人的朝圣 II

{ 奎妮的情歌 }

(英) 蕾秋·乔伊斯 著

袁田 译



THE LOVE SONG of  
MISS QUEENIE HENNESSY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一个人的朝圣 II

{ 奎妮的情歌 }

(英) 蕾秋·乔伊斯 著 袁田 译



THE LOVE SONG of  
MISS QUEENIE HENNESSY

RACHEL JOYCE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朝圣. 2 / (英) 乔伊斯著; 袁田译.
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6

ISBN 978-7-5502-4920-2

I. ①—… II. ①乔… ②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5661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5-3195

The Love Song of Miss Queenie Hennessy by Rachel Joyce

Copyright © 2014 by Rachel Joyc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onville & Walsh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一个人的朝圣 II

作 者: 蕾秋·乔伊斯

译 者: 袁 田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策划监制: 冯 倩

产品经理: 友小西

特约编辑: 万巨红

封面设计:  所以設計館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255千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1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920-2

定价: 36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蕾秋·乔伊斯写给读者的一封信

哈罗德·弗莱的亲密朋友：

《一个人的朝圣》首次出版时，有几个人问过我，会不会写一部续集。我很快向他们保证，不会的。我觉得关于哈罗德和莫琳，该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了，是时候让他们继续生活了，我不该在一旁观看记录。我没有考虑到的人是哈罗德的朋友——奎妮·轩尼斯：是她写了第一封信，启发了一段改变哈罗德·弗莱人生的步行之旅，而且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她一直保持沉默（这正是奎妮会做的事情）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她一声大喊：“我在这儿哪！”

时机不对。我的新书已经写了两万字，还在做一个广播节目。这个时候，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开始写别的东西。但后来，我和我的孩子们待在厨房里时，奎妮的故事悄然来到。它是那种灵光乍现的想法，但出现时一切就绪，于是你感觉它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。我告诉了孩子们，因为这个想法已经让我非常兴奋，没法憋在心里。然后，孩子们说了句“哦，很好啊，那午饭吃什么？”之类的话。

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。脑子里全是奎妮的话以及她的故事。我不知道那些话里有没有哪句有意义，但我确凿地知道，我已经开启了什么东西的头，得继续留下，找出完整的故事。早晨再次翻阅《一个人的朝圣》时，我突然想起，实际上很久以前，我已经有了这个念头，要写出奎妮视角的故事——我已经尝试用她的声音写过一小段，就在《奎妮与礼物》那一章。我有过这一念头，但没有好好看到它。

过去的几年里，关于哈罗德·弗莱，我讲了很多。但有时人们也向我问起奎妮。我承认有几个读者问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非得

让奎妮得那种毁容的癌症？我一直尽可能温柔地解释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它还是一个情绪化的回答——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我觉得自己必须忠于事实。但以此作答，也同样困扰着我，因为尽管我父亲的癌症到最后可怕得难以直视，那毕竟不是他。比如，当我现在想起他时，我想到的是得癌症之前的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。我想到他的大笑，他在喊“你好吗，蕾秋？”，或是他搬着梯子走过窗前。奎妮也是一样。在成为书的结尾处我们在一间疗养院里发现的那个女人之前，她也有过声音，有过人生。我想找出所有那些。当奎妮从她自己的视角复述这个故事时，她从不使用“癌症”这个词，也几乎不提她的外貌。癌症不是她的旅程。她的旅程是一段修复之旅。通过讲述她的故事，她变得完整。

我的父亲在家中过世。他没有痛苦。所以为了写这本书，我和几位麦克米伦癌症慈善机构的护士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并拜访了两间收容绝症晚期病人的疗养院。去之前我很担心。我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？会不会被吓到？我会不会出洋相然后大哭？但在两间疗养院和护士们的身上，我却被其内在的生命力所震撼。喜悦。安乐园里光线通明，充满欢笑。我遇到的护士们有无穷无尽的搞笑故事可讲。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一本书，关于充满生命力的死亡。在我看来，你似乎没法真正记叙二者之一，而回避另一个，就好像如果你不去面对悲伤，就没法真正记叙快乐一样。我想，正是通过观看一件事的全貌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。

在疗养院里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。也聊到我的父亲和他的死亡。在一次会面的最后，一位管理人员对我说，你得写这本书。我很可能哭了——因为那一天有很多情绪。但我之所以哭，还因为他是对的。

于是我创作了我自己的疗养院，圣伯纳丁。几个病人到位了，一开始在我脑海里还很模糊，但随着我的书写，他们逐渐有了色彩和形体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他们像是变成了奎妮的伴唱，她的和声。照顾这些病人的修女们的灵感则来源于一个修女团体，她们住在我们格洛斯特郡的村里，共有七人。我们第一次过来看房子时，我见到了其中一位——一个穿着乳白色长袍和黑色围裙走在大地上的身影——那幅画面有种格外祥和的感觉，以至于这些修女立刻成为我在这片住地的一部分经验。就在昨天，我打开大门取车，发现一个修女靠在我们花园的围墙上。她似乎在等待什么，也可能就是在擤鼻涕。我不知道，但不管是什么，她当时都很惬意。

为了找到奎妮的家，她的海边小屋，我和丈夫孩子回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，参观了诺森伯兰郡绝佳的海岸线。我又回去过两次。直到最后一次参观——就在我提交手稿之前的那个周末，我们又走了一趟，才发现恩布尔顿湾以及悬崖上的海滨木屋。奎妮的小屋是我在脑海里创造的，但如果你去过恩布尔顿湾，就会发现沙丘上刻有一组沙阶，或许曾经通往她的花园。

奎妮的海上花园就那么开始了。在研究过诺森伯兰的花园以及滨海小路之后，我的想象力才给她的海上花园种上花花草草，放进人形浮木。我很高兴她拥有那些东西。她用她生命中的人来填充她的花园，和我用我生命中的人来填充我的写作是一样的。而且顺便提一句，我的孩子们都很高兴看见我们的老边境猎狐犬（那只狗）回来了。

至于玛丽·安贡努修女，我喜欢这么去想，她是父亲借给我的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看见他们的花园里有个男人。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非常虚弱，病得很重，但他让母亲扶他走向这个男人。

母亲没看见任何人，但他们还是一起走到那个地点。走了好几次。

让母亲震撼的是，父亲对花园里有个男人竟然很开心。有过几次——没有多久以前——他还会大吼大叫，很可能还会挥拐杖呢。

父亲并不虔诚。他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宗教信仰。但他看到一个男人，这个人让他感到平和，他渴望和这个人待在一起。大约一天之后，他去世了，就躺在母亲用来搬动他的靠背长椅上。他没有蜷缩也没有闭眼。就那么停摆了。

当我对疗养院管理人员说起这件事时，他微微一笑，就好像这种事我们都应该知道一样。这很普遍。临终经验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它们无法被解释，却无疑发生。它们经常能缓解病人的痛苦，因此也助他走过死亡通道。它们似乎也和有时因药物引起的幻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。我想多去想象一点父亲看到什么景象，于是虚构了玛丽·安贡努。

重翻《一个人的朝圣》并扭转角度回放一些章节对我来说十分特别。它也赋予莫琳一个不同的声音，还有戴维，以及找到奎妮爱上、其实更是莫琳爱上的那个哈罗德。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奎妮感觉被重新拼凑完整，他们也是。

还是要正式说明一下，我写的不是《一个人的朝圣》的续集，也不是一部前传。我写的这一本书，它和哈罗德·弗莱比肩而坐。他们真的应该那样出现——她坐在乘客座，他坐在驾驶座。肩并着肩。

我会把这本书称为，一个伴儿。

蕾秋·乔伊斯

Rachael Joyce



哈罗德·弗莱就要来了，我想。我等了二十年，现在他就要来了。

## 第一封信

圣伯纳丁疗养院  
特威德河畔贝里克

四月十一日，星期一

亲爱的哈罗德：

收到这封信，你可能会有些吃惊。我知道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久，可近来我总想起过去的许多事。去年我动了一次肿瘤手术，但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医生也无能为力。我现在状况平稳，也还算舒适，只是，我想要感谢你许多年前给予我的友谊。请代我向你的妻子问好。如今我想起戴维，仍觉喜爱。

献上我最好的祝福。

奎·轩

## 第二封信

圣伯纳丁疗养院  
特威德河畔贝里克

四月十三日

那我开始了

很久以前，哈罗德，你对我说过：“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去看。”你指的是什么？我问。“就在我们眼前的东西。”你说。

当时我们坐在你的车里。你在开车，像往常一样，而我坐在乘客座。我仍记得，夜幕正降临，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回啤酒厂的路上。远处，路灯点亮达特穆尔高原的蓝色丝绒裙边，月亮是一抹粉笔迹的朦胧。

真相就在我的嘴边，呼之欲出。我再也忍不住了。靠边停车，我几乎要大喊出来。听我说，哈罗德·弗莱——

你戴着驾驶手套指向前方：“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走过这条路多少回了？我还从来没注意过那个。”我朝你指示的方向看去，你大笑起来：“真好笑，奎妮，我们竟错过这么多。”

就在我几乎要供认一切时，你却在赞赏一片扩建的屋顶。我打开手包按扣，拿出一块手帕。

“你感冒啦？”你说。

“你要薄荷糖吗？”我说。

时机又一次错失。我又一次说不出口。我们继续行驶。

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二封信，哈罗德，这一次会不一样。没有谎话。我会坦白每一件事，因为那天你说得对。有太多事情你没有看到。有太多事情你还不知道。我的秘密已被我深埋二十年，趁还不算太晚，我必须一吐为快。我会告诉你一切，余下的终归寂静。

我看见外面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的城垛。北海的一根蓝丝线穿过地平线。我窗边的树缀着浅色的新芽，在暮色中熠熠发亮。

那我们走吧，就你和我。

我们时日无多。

## 你只需等待！

你的信今天早上到了。我们当时在娱乐室里做晨间活动。每个人都昏昏欲睡。

露西修女问有没有人愿意和她一起玩新拼图，她是最年轻的义工。没人搭理她。“拼字游戏呢？”她问。

没有动静。

“解救小鼠的桌游呢？”露西修女说，“那个游戏很可爱哦。”

我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。窗外，冬日的常青树摆动战栗。一只海鸥形单影只地在空中努力保持平衡。

“吊小人猜字呢？”露西修女说，“有人玩吗？”

一个病人点点头，露西修女拿来纸，等她的一切摆放就绪，笔啊，一杯水啊什么的，他已经又打起盹来。

对我来说，疗养院里的生活有所不同。色彩，气味，一天如何度过。但我闭上眼睛，假装散热器的热度是阳光洒在我的手上，而午餐的味道是空气里的咸味。我听到病人们咳嗽，那不过是我海边

花园里的风。我能想象出各种东西，哈罗德，只要我用心去想。

凯瑟琳修女拿着早晨的邮件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“派件喽！”她说。音量放到最大。“看看我这儿都有什么！”

“哦，哦，哦！”每个人都坐起身来喊。

凯瑟琳修女把几个棕色的信封递给一个名叫亨德森先生的苏格兰人。有一张卡片寄给一个新来的年轻女人（她是昨天到的。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）。一个大块头，他们叫他“珠母纽王”的，又收到一个包裹，尽管我已经在这里一个星期了，却从没见过他拆过包裹。瞎眼的芭芭拉夫人从她邻居那里收到一张便笺——凯瑟琳修女大声朗读出来——上面写春天就要来了。名叫芬缇的大嗓门女人拆开一封信，信上通知她，如果她刮开锡箔框，就会赢得一份激动人心的奖品。

“还有，奎妮，给你的，”凯瑟琳修女拿出一个信封穿过房间，“表情别那么惊恐。”

我认得你的字。只瞥上一眼，脉搏就跳个不停。很好，我心想。二十年来我没有这个人的音信，然后他寄封信来就让我心力衰竭。

我盯着邮戳。金斯布里奇。脑海里立刻有了画面：浑蓝色的河口，泊在码头上的船只。我听到河水拍打塑料浮标的声音，还有索具摩擦船桅的咔嚓声。我不敢打开信封。我只是看啊看啊，回忆着。

露西修女冲过来帮我。她把她孩子般的手指塞到信封折口下面，沿着折痕推动，把信封拆开了：“要我朗读给你听吗，奎妮？”我试图说“不”，但挤出来的“不”像个搞笑的怪声，被她误会成了“是”。她展开信纸，脸色渗出粉红。她开始读信：“是

个名叫哈罗德·弗莱的人写来的。”

她尽可能放慢来读，但只有寥寥几个字。“我很抱歉。祝好。哦，不过还有个附注，”露西修女说，“他说，等我。”她乐观地耸耸肩。“嗯，不错啊。等他？我猜他是要来探望你吧。”

露西修女小心地折好信，把它放回信封里。然后她把邮件放在我的腿上，好像那里就是它的终结之地。一滴热泪从我的鼻翼滑下。我有二十年没听到你的名字被提起。我只把话语藏在脑海里。

“哦！”露西修女说道，“别沮丧啊，奎妮。没事的。”她从咖啡桌上的家庭装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，仔细地擦拭我紧闭的那只眼角，我咧开的嘴，甚至我脸颊上的那滴东西。她拉起我的手，我却只能想到很久以前，在文具柜里，我的手在你的手心里。

“或许哈罗德·弗莱明天就来了。”露西修女说。

咖啡桌旁，芬缇还在刮她信上的锡箔框。“快点啊，你这个小捣蛋。”她咕哝着。

“你说的是‘哈罗德·弗莱’吗？”凯瑟琳修女跳起来猛拍一声巴掌，就好像她闷住了一只大黄蜂。那是当天早上发生的最喧闹的一件事，每个人又都开始“哦哦哦”地碎碎念起来。“我怎么给忘了？他昨天打来电话。对。他是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。”她讲着不连贯的短句，你在想办法讲清楚实际上并无意义的事情时，就会这样。“信号很差，他一直在笑。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现在我想想看，他一直在说同一件事。关于等待。他说要告诉你他在走路。”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黄色的便利贴，飞快地展开来。

“走路？”露西修女说，暗示这种事她从来没做过。

“我想当然地以为，他问的是怎么从巴士站过来。我就告诉他向左转然后一直走。”

几个义工大笑，我点点头，仿佛他们是对的，仿佛他们笑得对，因为，你看，我太难表达我心里的惊愕了。我的身体感觉虚弱而滚烫。

凯瑟琳修女研究她的黄色便签纸。“他说要告诉你，只要他还在走，你就必须等下去。他还说他要从金斯布里奇动身。”她说说着转向其他修女和义工，“金斯布里奇？有人知道那是哪儿吗？”

露西修女说她或许知道，但她很确定自己不知道。有人告诉我们，他以前有个老阿姨住在那里。然后其中一个义工说：“哦，我知道金斯布里奇。在南德文郡。”

“南德文郡？”凯瑟琳修女面色苍白，“你觉得他的意思是，他正从那里一路往诺森伯兰郡走来吗？”她再也不笑了，其他人也不笑了。他们只是看着我，看着你的信，似乎颇为担忧和困惑。凯瑟琳修女折好便利贴，便使之消失在了她长袍的插袋里。

“中了！”芬缇大叫，“我赢了豪华游轮之旅！十四晚的航程，一切费用全包，乘坐祖母绿公主号！”

“你没有读小字的附属细则。”亨德森先生嘟囔着。然后，他更大声地说，“那个女人没有读小字细则。”

我合上眼睛。一小会儿后，我感觉到修女们用胳膊架起我，把我的身体抬进了轮椅。就像我还是小女孩时，在炉灶前睡着，父亲把我抱起来一样。“轻点，轻点。”<sup>①</sup>母亲会说。我紧攥着你的信，还有我的笔记本。我们穿过娱乐室来到走廊，经过窗户时，我看到深红色的光在我眼皮后面跳舞。我一路上都紧闭双眼，即便等我被放到床上，即便窗帘“嗖”一声滑过窗帘杆被拉上，即便我听到门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文为德语“Stille, stille”。



“咔嗒”一声关上，都不敢睁开。我害怕如果睁开眼睛，眼泪的洪流就再也止不住。

哈罗德·弗莱就要来了，我想。我等了二十年，现在他就要来了。

